

金繼

土最遙遠的記憶，來自於母岩的風化，在氣候雕塑下，溫柔覆蓋於地表。土不僅被形塑，同時也創生萬物。相傳女媧搏土造人，耶和華對塵土吹氣，人類自此誕生。

都市人對土是陌生的，柏油路鋪天蓋地佔據寸土寸金的台北，炎夏酷暑，烏黑柏油阻塞了土地肌膚，悶住的熱氣在體內緩緩蒸騰。本應帶來一絲涼意的綠樹，調節氣候的泥土，卻在人類規劃下，淪為環境綠化的配角。

除非一場刻意精心的安排，否則都市人多半是不親土的。

出社會那年，我開始接觸陶藝。習陶的動機甚為單純，源於懷念國小美勞課捏陶的樂趣，想重溫手拉坯的溫度，將庸碌日常、瑣碎煩惱，通通揉進寬容的泥土中。這世上太多不能自己掌握的事，而土坯是少數能掌握於手心者。隨著轉輪輕盈旋轉，原本凹凸的土坯表面，在掌中緩緩開出同心圓紋路，以其濕軟溫潤撫平日常的焦躁與匱乏。

毫不起眼的土在掌中塑形、素燒、上釉，最後高溫釉燒成堅硬的器皿。看似簡易的步驟，其實耗時許久。有些土坯甚至在素燒階段就會裂開，成為不良品。

任誰都無法想像，手中一團團色澤單調、柔軟的土，竟能抵禦窯內高溫，與火焰共舞，紋上飽滿釉色。陶藝的入門是練土，了解土的特性，去除雜質，不斷揉捏，方能維持緻密，使後續拉坯過程不至皸裂。如同每個人在未經淘洗前，都曾是不起眼的泥土，夾帶經年累月的碎岩砂石，充滿待去除的雜質，需先經練土、揉土才能開始形塑。

土質越精細者越佳，而我卻是雜質甚多者，從小就未被看好可製成美麗器物。現實的貧瘠使理想的種子無法發芽茁壯，當我越發習慣自己的寡言與膽怯，發現身邊的人也慢慢將我定型。導師挑選幹部時，總是不會意識到我的存在，就連畢業時，同學也在紀念冊上留下一句：「沒聽妳說過幾句話，妳真的會說話嗎？」

自小對外界就有種莫名恐懼，像泅泳玻璃缸的金魚，心中雖嚮往大海，卻只敢悠游於方寸之間。心中的夢想只能埋藏在水底，偶爾冒出泡泡，薄膜上倒映著一位老師在台上侃侃而談的樣子。氣泡往上升的過程，隨之破滅，現實生活中的我，十分畏懼老師，更遑論成為老師。

大多數時間，我只敢躲在房間和自己講話，假想身邊有看不見的學生，一人分飾教師與學生的角色，開始想像的遊戲。房間豢養了我兒時的夢想，說不出口的志願，只能躺在作文紙上。

大學推甄前，高中舉辦模擬面試，我選擇中文系的組別。面試的老師請同學自我介紹，我一如往常講得結結巴巴、聲音又小，後來老師端詳我的資料表，只斬釘截鐵道，「還有其他學校嗎？你沒辦法當老師。」

日常生活中，人們經常因為不符合某種典型，在第一眼就先被歸類。是碗就不能用來喝水，是杯子就不能拿來盛湯。某次我為了方便省事，順手從碗櫥拿了一個瓷碗想倒水喝，殊不知招來父親的一陣叮嚀，喝水要用杯子，怎能為了省事索性用碗。除了功能的限制外，或許，更多是人們對事物的既定概念，不容輕易被打破。

世事難以預料，我跌破眾人眼鏡，考上夢寐以求的師大，那位老師的預言並沒有成真。猶記剛考上時，我經常獨自搭捷運到古亭，沿和平東路走到師大，漫無目行走於人行道上，磚紅地板、翠綠行道樹一路指引方向。心中雖欣喜自己終於抵達夢想之境，同時卻也擔心，未來會成為流浪的一員。

師大四年，身邊同儕都比我優秀許多，至少上台講話不會發抖，報告不會被教授趕下台。修教育學程後，經常聽到一些善意警語：教甄很難考、錄取率很低，像是要提早勸退我們這些懵懂無知的學生。每個修教程的人，都沒有絕對把握可以成為老師，何況資質比一般人差的我。剛升大一那陣子，因為聽了太多善意警語，開始對未來感到迷茫，四處尋找靈驗的算命師。

算命師說，我不用擔心工作的事情，因為考運不錯，而且有當官的命。當時我只覺得對當官沒興趣，因此也沒把他的一番話往心裡放。

「你沒辦法當老師」這句話，如同撕不掉的符咒，緊黏身上，也像一道無法輕易繕補的裂紋，隱約透露著本質上的缺失。陶藝教室中總有一堆被捏壞而棄置的作品，可能是在拉坯過程中碎裂，可能是在風乾、素燒後產生縫隙。這一區作品通常在還沒製成前就先夭折。初學時，因為無法形塑出跟老師一樣完美的作品，因此，更容易半途棄置，成為遺珠。

揉土後，老師問我今天想做些什麼物件。我選擇從簡單的杯子開始。我站在一旁仔細盯著老師的手勢，想如法炮製，看似簡單輕鬆的過程，實際操作起來卻困難重重。太過用力、快速，使我的土坯非但沒有順勢抬升成為杯壁，反而扭曲變形，呈怪異形狀。每重新塑形一次，都要重新抹上水分，降低摩擦，但過

度濕潤，也會使土質變得鬆軟坍塌，只好全部重新來過。

一開始學拉坯，找不到平衡的力道，經常導致土坯變形，陶藝老師一離開身邊，作品就會輕易朝某個方向彎曲。力道的拿捏與穩定性，是初學者第一道關卡。

除了手指力道需達平衡，善用指尖感受輾轉旋轉速度、方向，才能將土坯拉升，成為平滑弧面。這不僅是門照本宣科的技藝，更考驗著手感與心情的寧靜。越想草草了事，快速魯莽拉升，越可能在中途失敗。

老師將我扭曲變形的坯重新整土、定中心，準備拉坯。兩指輕巧施力，土坯便順勢垂直抬升，杯壁漸漸產生。老師說，這個土所剩太少，沒辦法做成原本的馬克杯，只能做成小茶杯。

前面幾堂課程中的作品，大半是在陶藝老師的巧手下勉強完成。對於陶藝並無半點天分的我，總是心急，想一次完成拉坯的動作，最後往往因為力道失當，在手心與泥土的旋轉摩擦中，作品逐漸扭曲生裂。陶藝老師說：「等妳可以感受輾轉旋轉的速度時，手自然會知道要怎麼施力，對土坯才是最好的。」

成長過程中，也充滿許多力道失衡的時刻。每次經過國中小學，總能看見身材瘦弱的學生，背著快比自己身形還大的背包，嬌小的身軀被背包吞噬。看著他們課後急忙趕場補習的身影，時常讓我想起國中的自己。

我就讀的補習班特別標榜升學成績，門外貼上各色花花綠綠的榜單，斗大的北一女中、建國中學字樣，不斷驅使學子前仆後繼努力。每堂正課前老師會先精神喊話一番，叮嚀中帶點恐嚇告訴我們，考上好學校，才能擁有光明的未來。

乾淨明亮的教室內，長形桌椅整齊排列，學生的階級也井然有序。模擬考成績好的同學，坐在教室A區，成績中等者坐B區，兩區坐的都是高腳附椅背的木椅。成績倒數者坐最前方，沒有椅背的流水席塑膠椅。教室內隱約浮現階級界線。

從小我便明白成績的重要，但始終不是這個遊戲體制下的得利者。數學對我而言就像座難以攀登的高峰，努力攀爬仍無法克服先天限制。

有時候我覺得補習班老師須具備某些宗教領袖的特質，才能讓讓學生如同信眾般跟隨。老師經常告訴我們說，沒有學不起來的數學，只有不夠努力的學生，也會告訴我們一些學長姐刻苦耐勞的故事，例如：怕晚上睡太多，因此整晚趴

在桌上睡覺，睡到麻了起來繼續讀書。當時，我曾經為了要考取好成績如法炮製熬夜苦讀，但成績也沒進步，老師的一席話就如同神諭般，令人想要遵從。

每次小考登記成績時，老師從高分念到低分，依序請同學起立，我經常最後才起身。接著是一系列處罰，成績墊底先挨板子，再來一一唱題，舉凡錯了先前講過的題目，再挨板子。懲罰採取累進制，明知道自己有錯，卻不肯舉手發問者，加罰蹲，或半蹲。

可是老師不知道我並非不肯舉手發問，是不敢在眾人面前舉手發言。

有一次，老師點同學抽問，我因為錯了太多題目，早已被罰蹲在座位邊，兩手呈高舉貼耳姿勢。老師用銳利眼神掃視台下，看見已經雙眼渙散的我，便點我背公式。我在緊張及羞赧中吐不出一字，但身上早已沒半處可罰。他要我改蹲到A區走道中間。當時，我覺得背後有一道道冷冷的眼神正穿透身體，伴著陰冷的嘲笑。

那三年，在堆積成山的習題與考卷中我什麼也沒學會，只學會了猜選項的技巧，還有愚公移山的精神。舉凡幾何的題目就用尺量，不會的題目直接計算選項分配比例，在答案卡畫上最平均的答案分布。

在一座旋轉不停的轆轤上，柔軟的泥只能任人揉捏，環境需要什麼，我們就被塑造成什麼。在急躁而魯莽的動作中，當年並沒有人注意到早已扭曲變形的我，在教室中漸漸失去了聲音與抬頭挺胸的樣子。忘了從何時開始，我蜷縮在棄置的陰影區域，對自己越來越沒有自信。

每逢升學考試結束，各間學校大張旗鼓宣揚榜單之時，我總會想起那些亮麗絢彩的作品背後，有一些半成品，可能在某個階段被棄置，躲在箱子的角落，隨著年歲默默埋沒於灰塵之中。

有一次，陶藝老師拾起裂成兩半的瓷碗，進行加工。我問他，都已經碎成兩半了，怎麼還能用呢？老師從旁隨手拿起另一只瓷碗，深咖色表面，嵌著金色不規則花紋，是將傷痕重新黏補的痕跡。裂紋依舊明朗可見，但卻讓瓷碗成為獨一無二的新作。這是一種名叫「金繼」的藝術。

相傳老師傅用漆樹枝液將碎裂的瓷器重新黏合，再將動人的金漆或金粉繪於黏補之處。原應被丟棄的器皿，重新拾獲生命，金漆行過的痕跡，反而成為作品最吸睛之處。毫不避諱的，用閃爍的光澤填補裂紋，像一種低調的宣揚，無聲的勇敢。這種藝術品，像極開在斷垣殘壁的花草、無心翻倒於宣紙上的潑墨。

初看是缺憾，再看是驚嘆。

離求學歲月已經越來越遠的我，曾經模糊而不敢企及的夢想，如今也漸漸清晰，那個算命師沒有說錯，考教甄的過程比我想像中順利許多，而如今我在學校擔任組長的工作，某方面而言，也是一種「當官」。

偶爾在與學生分享自己的求學故事時，會看見幾雙羞怯內向的眼神，含藏著想突破自己的渴望，我請他們將夢想化作文字，種在稿紙的園地，希望總有一天，也能慢慢長出理想的輪廓。

在這漫長的教書歲月裡，總會有幾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身影，他們不一定是最優秀的，但卻都跟金繼後的瓷碗一樣，閃爍一道金色的天光。

曾經想極力掩飾的裂痕，在老師傅的巧手、鑑賞的慧眼中，重獲意義。火焰隨著氣流變化，為作品紋上無法預期的痕跡，無論裂紋或是瑕疵，均成為作品獨有特色。看著那區早已被我做壞、棄置的半成品，我慢慢開始想像那道最暗的裂縫中，有流光緩緩經過。

手的紋路及溫度烙印在土坯上，輾轉旋轉過程中，泥土早已埋入指紋，化為年輪。一年行過一年，厚繭中也沾滿青春的氣息。